

中·国·书·籍·国·学·馆

全四卷

第三卷

儒林外史

《中国书籍国学馆》编委会 编



中国书籍出版社
China Book Press

中国书籍国学馆

全四卷 第三卷

儒林外史

《中国书籍国学馆》编委会 编



中国书籍出版社
China Book Press



王太太夫妻反目 倪廷珠兄弟相逢

话说沈大脚问定了王太太的话，回家向丈夫说了。次日，归姑爷来讨信，沈天孚如此这般告诉他说：「我家堂客过去，着实讲了一番，这堂客已是千肯万肯。但我说明了他家是没有公婆的，不要叫鲍老太自己来下插定。到明日，拿四样首饰来，仍旧叫我家堂客送与他，择个日子就抬人便了。」归姑爷听了这话，回家去告诉丈母说：「这堂客手里有几百两银子的话是真的；只是性子不好些，会欺负丈夫。这是他两口子的事，我们管他怎的！」鲍老太道：「这管他怎的！现今这小厮傲头傲脑，也要娶个辣燥些的媳妇来制着他才好！」老太太张着要娶这堂客，随即叫了鲍廷玺来，叫他去请沈天孚，金次福两个人来为媒。

鲍廷玺道：「我们小户人家，只是娶个穷人家女儿做媳妇好；这样堂客，要了家来，恐怕淘气。」被他妈一顿臭骂道：「倒运的奴才！没福气的奴才！你到底是那穷人家的根子，开口就说要穷！将来少不的要穷断你的筋！像他有许多箱笼，娶进来摆摆房也是热闹的。你这奴才，知道甚么！」骂的鲍廷玺不敢回言，只得央及归姑爷同着去拜媒人，归姑爷道：「像娘这样费心，还不讨他说个是，只要拣精拣肥，我也犯不着要效他这个劳。」老太太又把姑爷说了一番，道：「他不知道好歹，姐夫不必计较他。」姑爷方才肯同他去拜了两个媒人。

次日，备了一席酒请媒。鲍廷玺有生意，领着班子出去做戏了，就是姑爷作陪客。老太太里拿出四样金首饰，四样银首饰来——还是他前头王氏娘子的，——交与沈天孚去下插定。沈天孚又赚了他四样，只拿四样首饰，叫沈大脚去下插定。那里接了，择定十月十三日过门。到十二日，把那四箱、四橱、和盆桶、锡器、两张大床先搬了来。两个丫头坐轿子跟着，到了鲍家，看见老太太，也不晓得是他家甚么人，又不好问，只得在房里铺设齐整，就在房里坐着。明早，归家大姑娘坐轿子来。这里请了金次福的老婆和钱麻子的老婆两个搀亲。到晚，一乘轿子，四对灯笼火把，娶进门来。进房撒帐，说四言八句，拜花烛，吃交杯盏，不必细说。五更鼓出来拜堂，听见说有婆婆，就惹了一肚子气，出来使性脾气磕了几个头，也没有茶，也没有鞋。拜毕，就往房里去了。丫头一会出来要雨水煨茶与太太嗑，一会出来叫拿炭烧着了进去与太太添着烧速香，一会出来到厨下叫厨子蒸点心、做汤，拿进房来与太太吃。两个丫头，川流不息的在家前屋后的走，叫的太太一片声响。鲍老太听见道：「在我这里叫甚么太太！连奶奶也叫不的，只好叫个相公娘罢了！」丫头走进房去把这话对太太说了，太太就气了个发昏。

到第三日，鲍家请了许多的戏子的老婆来做朝。南京的风俗：但凡新媳妇进门，三天就要到厨下去收拾一样菜，发个利市。这菜一定是鱼，取「富贵有余」的意思。当下鲍家买了一尾鱼，烧起锅，请相公娘上锅，王太太不睬，坐着不动。钱麻子的老婆走进房来道：「这使不得。你而今到他家做媳妇，这些规矩是要还他的。」太太忍气吞声，脱了锦缎衣服，系上围裙，走到厨下，把鱼接在手内，拿刀刮了三四刮，拎着尾巴，望滚汤锅里一惯。钱麻子老婆正站在锅台旁边看他收拾鱼，被他这一惯，便溅了一脸的热汤水，连一件二色金的缎衫子都弄湿了，吓了一跳，走过来道：「这是怎说！」忙取出一个汗巾子来揩脸。王太太丢了刀，骨都着嘴，往房里去了。

当晚堂客上席，他也不曾出来坐。

到第四日，鲍廷玺领班子出去做夜戏，进房来穿衣服。王太太看见他这几日都戴的是瓦楞帽子，并无纱帽，心里疑惑他不像个举人。这日见他戴帽子出去，问道：「这晚间你往那里去？」鲍廷玺道：「我做生意去。」说着，就去了。太太心里越发疑惑：「他做甚么生意？」又想到：「想是在字号店里算账。」一直等到五更鼓天亮，他才回来。太太问道：「你在字号店里算账，为甚么算了这一夜？」鲍廷玺道：「甚么字号店？我是戏班子里管班的，领着戏子去做夜戏才回来。」太太不听见这一句话罢了；听了这一句话，怒气攻心，大叫一声，望后便倒，牙关咬紧，不省人事。鲍廷玺慌了，忙叫两个丫头拿姜汤灌了半日。灌醒过来，大哭大喊，满地乱滚，滚散头发；一会又要扒到床顶上去，大声哭着，唱起曲子来。——原来气成了一个失心疯。吓的鲍老太同大姑娘都跑进来，看了这般模样，又好恼，又好笑。正闹着，沈大脚手里拿着两包点心，走到房里来贺喜。才走进房，太太一眼看见，上前就一把揪住，把他揪到马子跟前，揭开马子，抓了一把屎，抹了他一脸一嘴，沈大脚满鼻子都塞满了臭气。众人来扯开了。沈大脚走出堂屋里，又被鲍老太指着脸骂了一顿。沈大脚没趣，只得讨些水洗了脸，悄悄的出了门，回去了。

这里请了医生来。医生说：「这是一肚子的痰，正气又虚，要用人参、琥珀。」每剂药要五钱银子。自此以后，一连害了两年，把些衣服、首饰都花费完了，两个丫头也卖了。归姑爷同大姑娘和老太商议道：「他本是螟蛉之子，又没中用。而今又弄了这个疯女人来，在家闹到这个田地，将来我们这房子和本钱，还不够他吃人参、琥珀、吃光了，这个如何来得？不如趁此时将他赶出去，离门离户，我们才得干净，一家一计过日子。」鲍老太听信了女儿、女婿的话，要把他两口子赶出去。鲍廷玺慌了，去求邻居王羽秋、张国重来。张国重、王羽秋，走过来说道：「老太，这使不得。他是你老爹在时抱养他的。况且又帮着老爹做了这些年生意，如何赶得他出去？」老太把他怎样不孝，媳妇怎样不贤，着实数说了一遍，说道：「我是断断不能要他的了！他若要在这一家，我只好带着女儿、女婿，搬出去让他！」当下两人讲不过老太，只得说道：「就是老太要赶他出去，也分些本钱与他做生意。叫他两口子光光的怎样出去过日子？」老太道：「他当日来的时候，只得头上几茎黄毛，身上还是光光的。而今我养活的他恁大，又替他娶过两回亲。况且他那死鬼老子也不知是累了我家多少。他不能补报我罢了，我还有甚么贴他！」

那两人道：「虽如此说，「恩从上流」，还是你老人家照顾他些。」说来说去，说的老太转了口，许给他二十两银子，自己去住。鲍廷玺接了银子，哭哭啼啼，不日搬了出来，在王羽秋店后借一间屋居住。只得这二十两银子，要团班子弄行头，是弄不起；要想做个别的小生意，又不在行；只好坐吃山空。把这二十两银子吃的将光，太太的人参、琥珀药也没得吃了，病也不大发了，只是在家坐着哭泣咒骂，非止一日。那一日，鲍廷玺街上走走回来，王羽秋迎着问道：「你当初有个令兄在苏州么？」鲍廷玺道：「我老爹只得我一个儿子，并没有哥哥。」

王羽秋道：「不是鲍家的，是你那三牌楼倪家的。」鲍廷玺道：「倪家虽有几个哥哥，听见说，都是我老爹自小卖出去了，后来一总都不知个下落；却也不曾听见是在苏州。」王羽秋道：「方才有个个人，一路找来，找在隔壁鲍老太太家，说：『倪老太爷找倪六太爷

的。」鲍老太不招应，那人就问在我这里。我就想到你身上。你当初在倪家可是第六？」鲍廷玺道：「我正是第六。」王羽秋道：「那人找不到，又到那边找去了。他少不得还找了回来，你在我店里坐了候着。」少顷，只见那人又来找问。王羽秋道：「这便是倪六爷，你找他怎的？」鲍廷玺道：「你是那里来的？是那个要找我？」那人在腰里拿出一个红纸帖子来，递与鲍廷玺看。鲍廷玺接着，只见上写道：

「水西门鲍文卿老爹家过继的儿子鲍廷玺，本名倪廷玺，乃父亲倪霜峰第六子，是我的同胞的兄弟。我叫作倪廷珠。找着是我的兄弟，就同他到公馆里来相会。要紧！要紧！」

鲍廷玺道：「这是了！一点也不错！你是甚么人？」那人道：「我是跟大太爷的，叫作阿三。」鲍廷玺道：「大太爷在那里？」阿三道：「大太爷现在苏州抚院衙门里做相公，每年一千两银子。而今现在大老爷公馆里。既是六太爷，就请同小的到公馆里和大太爷相公。」鲍廷玺喜从天降，就同阿三一直走到淮清桥抚院公馆前。阿三道：「六太爷请到河底下茶馆里坐着。我去请大太爷来会。」一直去了。鲍廷玺自己坐着，坐了一会，只见阿三跟了一个人进来，头戴方巾，身穿酱色缎直裰，脚下粉底皂靴，三绺髭须，有五十岁光景。那人走进茶馆，阿三指道：「便是六太爷了。」鲍廷玺忙走之前，那人一把拉住道：「你便是我六兄弟了！」鲍廷玺道：「你便是我大哥哥！」两人抱头大哭，哭了一场坐下。

倪廷珠道「兄弟，自从你过继在鲍老爹家，我在京里，全然不知道。我自从小二十多岁的时候就学会了这个幕道，在各衙里做馆。在各省找寻那几个弟兄，都不曾找着的。五年前，我同一位知县到广东赴任去，在三牌楼找着一个旧时老邻居问，才晓得你过继在鲍家了，父母俱已去世了！」说着，又哭起来。鲍廷玺道：「我而今鲍门的事……」倪廷珠道：「兄弟，你且等我说完了。我这几年，亏遭际了这位姬大人，宾主相得，每年送我束脩一千两银子。那几年在山东，今年调在苏州来做巡抚。这是故乡了，我所以着紧来找贤弟。找着贤弟时，我把历年节省的几两银子，拿出来弄一所房子，将来把你嫂子也从京里接到南京来，和兄弟一家一计的过日子。兄弟，你自然是娶过弟媳的了。」鲍廷玺道：「大哥在上……」便悉把怎样过继到鲍家，怎样蒙鲍老爹恩养，怎样在向太爷衙门里招亲，怎样前妻王氏死了，又娶了这个女人，而今怎样怎样被鲍老太赶出来了，都说了一遍。倪廷珠道：「这个不妨。而今弟妇现在那里？」鲍廷玺道：「现在鲍老爹隔壁一个人家借住着。」倪廷珠道：「我且和你同到家里去看看，我再作道理。」

当下会了茶钱，一同走到王羽秋店里。王羽秋也见了礼。鲍廷玺请他在后面。王太太拜见大伯，此时衣服首饰都没有了，只穿着家常打扮。倪廷珠荷包里拿出四两银子来，送与弟妇做拜见礼。王太太看见有这一个体面大伯，不觉忧愁减了一半，自己捧茶上来。鲍廷玺接着，送与大哥。倪廷珠吃了一杯茶，说道：「兄弟，我且暂回公馆里去。我就回来和你说话，你在家等着我。」说罢，去了。鲍廷玺在家和太太商议：「少刻大哥来，我们须备个酒饭候着。如今买一只板鸭和几斤肉，再买一尾鱼来，托王羽秋老爹来收拾，做个四样才好。」王太太说：「呸！你这死不见识面的货！他一个抚院衙门里住着的人，他没有见过板鸭和肉！他自然是吃了饭才来，他希罕你这样东西吃！如今快秤三钱六分银子，到果子店里装十六个细巧围碟子来，打几斤陈百花酒候着他，才是个道理！」鲍廷玺道：「太

太说的是。『当下秤了银子，把酒和碟子都备齐，捧了来家。到晚，果然一乘轿子，两个『巡抚部院』的灯笼，阿三跟着，他哥来了。倪廷珠下了轿，进来说道：『兄弟，我这寓处没有甚么，只带的七十多两银子。』叫阿三在轿柜里拿出来，一包一包，交与鲍廷玺，道：『这个你且收着。我明日就要同姬大人往苏州去。你作速看下一所房子，价银或是二百两、三百两，都可以，你同弟妇搬进去住着。你就收拾到苏州衙门里来。我和姬大人说，把今年束脩一千两银子都支了与你，拿到南京来做个本钱，或是买些房产过日。』当下鲍廷玺收了银子，留着他哥吃酒。吃着，说一家父母兄弟分离苦楚的话。说着又哭，哭着又说。直吃到二更多天，方才去了。

鲍廷玺次日同王羽秋商议，叫了房牙子来，要当房子。自此，家门口人都晓的倪大老爷来找兄弟，现在抚院大老爷衙门里，都称呼鲍廷玺是倪六老爷。太太是不消说。又过了半个月，房牙子看定了一所房子，在下浮桥施家巷，三间门面，一路四进，是施御史家的。施御史不在家，着典与人住，价银二百二十两。成了议约，付押议银二十两，择了日子搬进去再兑银子。搬家那日，两边邻居都送着盒，归姑爷也来行人情，出分子。鲍廷玺请了两日酒，又替太太赎了些头面、衣服。

太太身子里又有些啾啾唧唧的起来，隔几日要请个医生，要吃八分银子的药。那几十两银子，渐渐要完了。鲍廷玺收拾要到苏州寻他大哥去，上了苏州船。那日风不顺，船家荡在江北。走了一夜，到了仪征，船住在黄泥滩，风更大，过不得江。

鲍廷玺走上岸要买个茶点心吃，忽然遇见一个少年人，头戴方巾，身穿玉色绸直裰，脚下大红鞋。那少年把鲍廷玺上上下下看了一遍，问道：『你不是鲍姑老爷么？』鲍廷玺惊道：『在下姓鲍。相公尊姓大名？怎样这样称呼？』那少年道：『你可是安庆府向太爷衙门里王老爹的女婿？』鲍廷玺道：『我便是。相公怎的知道？』那少年道：『我便是王老爹的孙女婿，你老人家可不是我的姑丈人么？』鲍廷玺笑道：『这是怎么说？且请相公到茶馆坐坐。』当下两人走进茶馆，拿上茶来。仪征有的是肉包子，装上一盘来吃着。鲍廷玺问道：『相公尊姓？』那少年道：『我姓季。姑老爷，你认不得我？我在府里考童生，看见你巡场，我就认得了。后来你家老爹还在我家吃过了酒。这些事，你难道都记不的了？』鲍廷玺道：『你原来是季老太爷府里的季少爷。你却因甚么做了这门亲？』季苇萧道：『自从向太爷升任去后，王老爹不曾跟了去，就在安庆住着。后来我家岳选了典史，安庆的乡绅人家，因他老人家为人盛德，所以同他来往起来，我家就结了这门亲。』鲍廷玺道：『这也极好。你们太老爷在家好么？』季苇萧道：『先君见背，已三年多了。』

鲍廷玺道：『姑爷，你却为甚么在这里？』季苇萧道：『我因盐运司苟大人是先君文武同年，我故此来看看年伯。姑老爷，你却又往那里去？』鲍廷玺道：『我到苏州去看一个亲戚。』季苇萧道：『几时才得回来？』鲍廷玺道：『大约也得二十多日。』季苇萧道：『若回来无事，到扬州来顽顽。若到扬州，只在道门口门簿上一查，便知道我的下处。我那时做东请姑老爷。』鲍廷玺道：『这个一定来奉候。』说罢，彼此分别走了。鲍廷玺上了船，一直来到苏州，才到阊门上岸，劈面撞着他哥的小厮阿三。只因这一番，有分教：

毕竟阿三说出甚么话来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季苇萧扬州入赘 萧金铉白下选

话说鲍廷玺走到阊门，遇见跟他哥的小厮阿三。阿三前走，后面跟了一个闲汉，挑了一担东西，是些三牲和些银锭、纸马之类。鲍廷玺道：「阿三，倪大太爷在衙门里么？你这些东西叫人挑了同他到那里去？」阿三道：「六太爷来了！大太爷自从南京回来，进了大老爷衙门，打发人上京接太太去，去的人回说，太太已于前月去世。大太爷着了这一急，得了重病，不多几日，就归天了。大太爷的灵柩现在城外厝着，小的便搬在饭店里住。今日是大太爷头七，小的送这三牲纸马到坟上烧纸去。」

鲍廷玺听了这话，两眼大睁着，话也说不出来，慌问道：「怎么说？大太爷死了？」阿三道：「是，大太爷去世了。」鲍廷玺哭倒在地，阿三扶了起来。当下不进城了，就同阿三到他哥哥厝基的所在，摆下牲醴，浇奠了酒，焚起纸钱。哭道：「哥哥阴魂不远，你兄弟来迟一步，就不能再见大哥一面！」说罢，又恸哭了一场。阿三劝了回来，在饭店里住下。

次日，鲍廷玺将自己盘缠又买了一副牲醴，纸钱去上了哥哥的坟，回来，连连在饭店里住了几天，盘缠也用尽了，阿三也辞了他往别处去了。思量没有主意，只得把新做来的一件见抚院的绸直裰当了兩把银子，且到扬州寻季姑爷再处。当下搭船，一直来到扬州，往道门口去问季苇萧的下处。门簿上写着「寓在兴教寺」。忙找到兴教寺，和尚道：「季相公么？他今日在五城巷引行公店隔壁尤家招亲，你到那里去寻。」

鲍廷玺一直找到尤家，见那家门口挂着彩子。三间敞厅，坐了一敞厅的客。正中书案上，点着两枝通红的蜡烛；中间悬着一轴百子图的画；两边贴着朱笺纸的对联，上写道：「清风明月常如此，才子佳人信有之。」季苇萧戴着新方巾，穿着银红绸直裰，在那里陪客；见了鲍廷玺进来，吓了一跳，同他作了揖，请他坐下，说道：「姑老爷才从苏州回来的？」鲍廷玺道：「正是。恰又遇着姑爷恭喜，我来吃喜酒。」座上的客问：「此位尊姓？」季苇萧代答道：「这舍亲姓鲍，是我的贱内的姑爷，是小弟的姑丈人。」众人道：「原来是姑太爷。失敬！失敬！」鲍廷玺问：「各位太爷尊姓？」季苇萧指着上首席坐的两位道：「这位是辛东之先生，这位是金寓刘先生，二位是扬州大名士。作诗的从古也没有这好的。又且书法绝妙，天下没有第三个。」

说罢，摆上饭来。二位先生首席，鲍廷玺三席，还有几个人，都是尤家亲戚，坐了一桌子。吃过了饭，这些亲戚们同季苇萧里面料理事去了。鲍廷玺坐着，同那两位先生攀谈。辛先生道：「扬州这些有钱的盐案子，其实可恶！就如河下兴盛旗冯家，他有十几万银子。他从徽州请了我出来，住了半年，我说：『你要为我的情，就一总送我二三千银子。』他竟一毛不拔！我后来向人说：『冯家他这银子该给我的。他将来死的时候，这十几万银子，一个钱也带不去，到阴司里是个穷鬼。阎王要盖『森罗宝殿』，这四个字的匾，少不的是请我写，至少也得送我一万银子！我那时就把几千与他用用，也不可不知！何必如此计较！』」说罢，笑了。金先生道：「这话一丝也不错！前日不多时，河下方家来请我写一副对联，共是二十二个字。他叫小厮送了八十两银子来谢我，我叫他小厮到跟前，吩咐他道：『你拜上你家老爷，说金老爷的字是在京师王爷府里品过价钱的：小字是一两一个，大字十两一个。我这二十二个字，平买平卖，

时价值二百二十两银子。你若是一百一十九两九钱，也不必来取对联。」那小厮回家去说了。方家这畜生，卖弄有钱，竟坐了轿子到我下处来，把二百二十两银子与我。我把对联递与他。他，他，两把把对联扯碎了，我登时大怒，把这银子打开，一总都攒在街上，给那些挑盐的、拾粪的去了！列位！你说这样小人，岂不可恶！」

正说着，季苇萧走了出来，笑说道：「你们在这里讲盐呆子的故事？我近日听见说，扬州是「六精」。」「辛东之道：「是「五精」罢了，那里「六精」？」季苇萧道：「是「六精」的很！我说与你听！他轿里是坐的债精，抬轿的是牛精，跟轿的是屁精，看门的是谎精，家里藏着的是妖精，这是「五精」了。而今时作，这些盐商头上戴的是方巾，中间定是一个水晶结子，合起来是「六精」。」「说罢，一齐笑了。捧上面来吃。四人吃着，鲍廷玺问道：「我听见说，盐务里这些有钱的，到面店里，八分一碗的面，只呷一口汤，就拿下去赏与轿夫吃。这话可是有的么？」辛先生道：「怎么不是有的。」金先生道：「他那里当真吃不下！他本是在家里泡了一碗锅巴吃了，才到面店去的！」当下说着笑话，天色晚了下来，里面吹打着，引季苇萧进了洞房。

众人上席吃酒，吃罢各散。鲍廷玺仍旧到钞关饭店里住了一夜。次日来贺喜，看新人，看罢出来，坐在厅上。鲍廷玺悄悄问季苇萧道：「姑爷，你前面的姑奶奶不曾听见怎的，你怎么又做这件事？」季苇萧指着对联与他看道：「你不见「才子佳人信有之」？我们风流人物，只要才子佳人会合，一房两房，何足为奇！」鲍廷玺道：「这也罢了。你这些费用是那里来的？」季苇萧道：「我一到扬州，苟年伯就送了我一百二十两银子，又把我在瓜洲管关税，只怕还要在这里过几年，所以又要娶一个亲。姑老爷，你几时回南京去？」鲍廷玺道：「姑爷，不瞒你说，我在苏州去投奔一个亲戚投不着，来到这里，而今并没有盘缠回南京。」季苇萧道：「这个容易，我如今送几钱银子与姑老爷做盘费，还要托姑老爷带一个书子到南京去。」

正说着，只见那辛先生、金先生、和一个道士，又有一个人，一齐来吵房。季苇萧让了进去，新房里吵了一会，出来坐下。辛先生指着这两位向季苇萧道：「这位道友尊姓来，号霞士，也是我们扬州诗人。这位是芜湖郭铁笔先生，镌的图书最妙。今日也趁着喜事来奉访。」季苇萧问了二位的下处，说道：「即日来答拜。」辛先生和金先生道：「这位令亲鲍老爹，前日听说尊府是南京的，却几时回南京去？」季苇萧道：「也就在这一两日间。」那两位先生道：「这等，我们不能同行了。我们同在这个俗地方，人不知道敬重，将来也要到南京去。」说了一会话，四人作别去了。鲍廷玺问道：「姑爷，你带书子到南京与那一位朋友？」

季苇萧道：「他也是我们安庆人，也姓季，叫作季恬逸，和我同姓不宗。前日同我一路出来的。我如今在这里不得回去，他是没用的人，寄个字叫他回家。」鲍廷玺道：「姑爷，你这字可曾写下？」季苇萧道：「不曾写下。我今晚写了，姑老爷明日来取这字和盘缠，后日起身去罢。」鲍廷玺应诺去了。当晚季苇萧写了字，封下五钱银子，等鲍廷玺次日来拿。

次日早晨，一个人坐了轿子来拜，传进帖子，上写「年家眷同学弟宗姬顿首拜」。季苇萧迎了出去，见那人方巾阔服，古貌古心。进来坐下，季苇萧动问：「仙乡尊字？」那人道：「贱字穆庵，敝处湖广。一向在京，同谢茂秦先生馆于赵王家里。因返舍走走，在这里路过，闻知大名，特来进谒。有一个小照行乐，求大笔一题。将来还要带到南京去，遍请诸名公题咏。」季苇萧道：「先生大

名，如雷灌耳。小弟献丑，真是弄斧班门了。」说罢，吃了茶，打恭上轿而去。恰好鲍廷玺走来，取了书子和盘缠，谢了季苇萧。季苇萧向他道：「姑老爷到南京，千万寻到状元境，劝我那朋友季恬逸回去。南京这地方是可以饿的死人的，万不可久住！」说罢，送了出来。

鲍廷玺拿着这几钱银子，搭了船，回到南京。进了家门，把这些苦处告诉太太一遍，又被太太臭骂了一顿。施御史又来催他兑房价，他没银子兑，只得把房子退还施家，这二十两押议的银子做了干罚。没处存身，太太只得在内桥娘家胡姓借了一间房子，搬进去住着。住了几日，鲍廷玺拿着书子寻到状元境，寻着了季恬逸。季恬逸接书看了，请他吃了一壶茶，说道：「有劳鲍老爹。这些话，我都知道了。」鲍廷玺别过自去了。

这季恬逸因缺少盘缠，没处寻寓所住，每日里拿着八个钱买四个「吊桶底」作两顿吃，晚里在刻字店一个案板上睡觉。这日见了书子，知道季苇萧不来，越发慌了；又没有盘缠回安庆去，终日吃了饼，坐在刻字店里出神。那一日早上，连饼也没的吃，只见外面走进一个人来，头戴方巾，身穿元色直裰，走了进来，和他拱一拱手。季恬逸拉他在板凳上坐下。那人道：「先生尊姓？」季恬逸道：「贱姓季。」那人道：「请问先生，这里可有选文章的名士么？」季恬逸道：「多的很！卫体善、随岑庵、马纯上、蘧駪夫、匡超人，我都认的；还有前日同我在这里的季苇萧。这都是大名。你要那一个？」那人道：「不拘那一位。我小弟有一二百银子，要选一部文章。烦先生替我寻一位来，我同他好合选。」季恬逸道：「你先生尊姓贵处？也说与我，我好去寻人。」那人道：「我复姓诸葛，盱眙县人。说起来，人也还知道的。先生竟去寻一位来便了。」季恬逸请他坐在那里，自己走上街来，心里想道：「这些人虽常来在这里，却是散在各处，这一会没头没脑，往那里去捉？可惜季苇萧又不在这里。」又想道：「不必管他！我如今只望着水西门一路大街走，遇着那个就捉了来，且混他些东西吃吃再说。」

主意已定，一直走到水西门口，只见一个人，押着一担行李进城。他举眼看时，认得是安庆的萧金铉。他喜出望外道：「好了！」上前一把拉着，「说道：『金兄！你几时来的？』」萧金铉道：「原来是恬兄，你可同季苇萧在一处？」季恬逸道：「季苇萧久已到扬州去了。我如今在一个地方。你来的恰好，如今有一桩大生意作成你——你却不可忘了我！」萧金铉道：「甚么大生意？」季恬逸道：「你不要管，你只同着我走，包你有几天快活日子过！」萧金铉听了，同他一齐来到状元境刻字店。只见那姓诸葛的正在那里探头探脑的望，季恬逸高声道：「诸葛先生！我替你约了一位大名士来！」那人走了出来，迎进刻字店里，作了揖，把萧金铉的行李寄放在刻字店内。三人同到茶馆里，叙礼坐下，彼此各道姓名。那人道：「小弟复姓诸葛，名佑，字天申。」萧金铉道：「小弟姓萧，名鼎，字金铉。」季恬逸就把方才诸葛天申有几百银子要选文章的话说了。诸葛天申道：「这选事，小弟自己也略知一二；因到大邦，必要请一位大名下的先生，以附骥尾；今得见萧先生，如鱼之得水了！」萧金铉道：「只恐小弟菲材，不堪胜任。」季恬逸道：「两位都不必谦，彼此久仰，今日一见如故。诸葛先生且做个东，请萧先生吃个下马饭，把这话细细商议。」诸葛天申道：「这话有理，客边只好假馆坐坐。」

当下三人会了茶钱一同出来，到三山街一个大酒楼上。萧金铉首席，季恬逸对坐，诸葛天申主位。堂官上来问菜，季恬逸点了一卖肘子，一卖板鸭，一卖醉白鱼。先把鱼和板鸭拿来吃酒，留着肘子，再做三分银子汤，带饭上来。堂官送上酒来，斟了吃酒。季恬逸道：「先生，这件事，我们先要寻一个僻静些的去处，又要宽大些；选定了文章，好把刻字匠叫齐在寓处来看着他刻。」萧金铉道：「要僻地方，只有南门外报恩寺里好；又不吵闹，房子又宽，房钱又不十分贵。我们而今吃了饭，竟到那里寻寓所。」当下吃完几壶酒，堂官拿上肘子、汤和饭来，季恬逸尽力吃了一饱。下楼会账，又走到刻字店托他看了行李，三人一路走出了南门。那南门热闹轰轰，真是车如游龙，马如流水！三人挤了半日，才挤了出来，望着报恩寺，走了进去。季恬逸道：「我们就在这门口寻下处罢。」萧金铉道：「不好，还要再向里面些去，方才僻静。」

当下又走了许多路，走过老退居，到一个和尚家，敲门进去。小和尚开了门，问做什么事；说是来寻下处的，小和尚引了进去。当家的老和尚出来见，头戴玄色缎僧帽，身穿茧绸僧衣，手里拿着数珠，铺眉蒙眼的走了出来，打个问讯，请诸位坐下，问了姓名、地方。三人说要寻一个寓所。和尚道：「小房甚多，都是各位现任老爷常来做寓的。三位施主请自看，听凭拣那一处。」三人走进里面，看了三间房子，又出来同和尚坐着，请教每月房钱多少。和尚一口价定要三两一月。

讲了半天，一厘也不肯让。诸葛天申已是出二两四了，和尚只是不点头，一会又骂小和尚：「不扫地！明日下午浮桥施御史老爷来这里摆酒，看见成什么模样！」萧金铉见他可厌，向季恬逸说道：「下处是好，只是买东西远些。」老和尚呆着脸道：「在小房住的客，若是买办和厨子是一个人做，就住不了的了。须要厨子是一个人在厨下收拾着；买办又是一个人，伺候着买东西；才赶的来。」萧金铉笑道：「将来我们在这里住，岂但买办厨子是用两个人，还要牵一头秃驴与那买东西的人骑着来往，更走的快！」把那和尚骂的白瞪着眼，三人便起身道：「我们且告辞，再来商议罢。」和尚送出来。

又走了二里路，到一个僧官家敲门。僧官迎了出来，一脸都是笑，请三位厅上坐，便煨出新鲜茶来，摆上九个茶盘，上好的蜜橙糕，核桃酥奉过来与三位吃。三位讲到租寓处的话，僧官笑道：「这个何妨，听凭三位老爷，喜欢那里，就请了行李来。」三人请问房钱。僧官说：「这个何必计较？三位老爷来住，请也请不至，随便见惠些须香资，僧人那里好争论？」萧金铉见他出语不俗，便道：「在老师父这里打搅，每月送银二金，休嫌轻意。」僧官连忙应承了。当下两位就坐在僧官家，季恬逸进城去发行李。僧官叫道：「人打扫房，铺设床铺桌椅家伙，又换了茶来，陪二位谈。」

到晚，行李发了来，僧官告别进去了。萧金铉叫诸葛天申先秤出二两银子来，用封袋封了，贴了签子，送与僧官，僧官又出来谢过。三人点起灯来，打点夜消。诸葛天申称出钱把银子，托季恬逸出去买酒菜。季恬逸出去了一会，带着一个走堂的，捧着四壶酒，四个碟子来：一碟香肠，一碟盐水虾，一碟水鸡腿，一碟海蜇，摆在桌上。诸葛天申是乡里人，认不的香肠，说道：「这是什么东西？好像猪鸟。」萧金铉道：「你只吃罢了，不要问他。」诸葛天申吃着说道：「这就是腊肉！」萧金铉道：「你又来了！腊肉有个皮长在一转的？这是猪肚内的小肠！」诸葛天申又不认的海蜇，说道：「这进脆的是甚么东西？倒好吃。再买些进脆的来吃吃。」萧季二位又吃

了一回，当晚吃完了酒，打点各自歇息。季恬逸没有行李，萧金铉匀出一条褥子来，给他在脚头盖着睡。

次日清早，僧官走进来说道：「昨日三位老爷驾到，贫僧今日备个腐饭，屈三位坐坐，就在我们这寺里各处顽顽。」三人说了：「不当。」僧官邀请到那边楼底下坐着，办出四大盘来吃早饭。吃过，同三位出来闲步，说道：「我们就到三藏禅林里顽顽罢。」当下走进三藏禅林，头一进是极高的大殿，殿上金字匾额：「天下第一祖庭」。一直走过两间房子，又曲曲折折的阶级栏杆，走上一个楼去，只道是没有地方了，僧官又把楼背后开了两扇门，叫三人进去看，那知还有一片平地，在极高的所在，四处都望着。内中又有参天的大木，几万竿竹子，那风吹的到处飕飕的响；中间便是唐玄奘法师的衣钵塔。顽了一会，僧官又邀到家里，晚上九个盘子吃酒。吃酒中间，僧官说道：「贫僧到了僧官任，还不曾请客。后日家里摆酒唱戏，请三位老爷看戏，不要出分子。」三位道：「我们一定奉贺。」当夜吃完了酒。

到第三日，僧官家请的客，从应天府尹的衙门人到县衙门的人，约有五六十。客还未到，厨子、看茶的老早的来了，戏子也发了箱来了。僧官正在三人房里闲谈，忽见道人走来说：「师公，那人又来了！」只因这一番，有分教：平地风波，天女下维摩之室；空堂宴集，鸡群来皎鹤之翔。

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诸葛佑僧寮遇友 杜慎卿江郡纳姬

话说僧官正在萧金铉三人房里闲坐，道人慌忙来报：「那个人又来了。」僧官就别了三位，同道人出去，问道人：「可又是龙三那奴才？」道人道：「怎么不是？他这一回来的把戏更出奇！老爷，你自去看。」

僧官走到楼底下，看茶的正在门口扇着炉子。僧官走进去，只见椅子上坐着一人，一副乌黑的脸，两只黄眼睛珠，一嘴胡子，头戴一顶纸剪的风冠，身穿蓝布女褂，白布单裙，脚底下大脚花鞋，坐在那里。两个轿夫站在天井里要钱。

那人见了僧官，笑容可掬，说道：「老爷，你今日喜事，我所以绝早就来替你当家。你且把轿钱替我打发去着。」僧官愁着眉道：「龙老三，你又来做甚么？这是个甚么样子！」慌忙把轿钱打发了去，又道：「龙老三，你还不把那些衣服脱了！人看着怪模怪样！」龙三道：「老爷，你好没良心！你做官到任，除了不打金凤冠与我戴，不做大红补服与我穿，我做太太的人，自己戴了一个纸凤冠，不怕人笑也罢了，你还叫我去掉了是怎的？」僧官道：「龙老三！顽是顽，笑是笑。虽则我今日不曾请你，你要上门怪我，也只该好好走来。为甚么装这个样子？」

龙三道：「老爷，你又说错了。」夫妻无隔宿之仇，「我怪你怎的？」僧官道：「我如今自己认不是罢了。是我未曾请你，得罪了你。你好好脱了这些衣服，坐着吃酒，不要装疯做痴，惹人笑话！」龙三道：「这果然是我不是。我做太太的人，只该坐在房里，替你装围碟，剥果子，当家料理；那有个坐在厅上的，惹的人说你家没内外。」说着，就往房里走。僧官拉不住，竟走到房里去了。僧官跟到房里，说道：「龙老三！这嘲影的事，而今行不得。惹得上面官府知道了，大家都不便！」龙三道：「老爷，你放心。自古道：『清官难断家务事。』」僧官急得乱跳，他在房里坐的安安稳稳的，吩咐小和尚：「叫茶上拿茶来与太太吃。」僧官急得走进走出。恰走出房门，遇着萧金铉三位走来，僧官拦不住。

三人走进房，季恬逸道：「噫！那里来的这位太太！」那太太站起来说道：「三位老爷请坐。」僧官急得话都说不出来，三个人忍不住的笑。道人飞跑进来说道：「府里尤老爷到了。」僧官只得出去陪客。那姓尤、姓郭的两个书办，进来作揖，坐下吃茶，听见隔壁房里有人说，就要走进去，僧官又拦不住。二人走进房，见了这个人，吓了一跳，道：「这是怎的！」止不住就要笑。当下四五个人一齐笑起来。僧官急得没法，说道：「诸位太爷，他是个喇子，他屡次来骗我。」尤书办笑道：「他姓甚么？」僧官道：「他叫作龙老三。」郭书办道：「龙老三，今日是僧官老爷的喜事，你怎么到这里胡闹？快些把这衣服都脱了，到别处去！」龙三道：「太爷，这是我们私情事，不要你管。」尤书办道：「这又胡说了！你不过是想骗他，也不是这个骗法！」萧金铉道：「我们大家拿出几钱银子来舍了这畜生去罢！免得在这里闹的不成模样。」那龙三那里肯去。

大家正讲着，道人又走进来说道：「司里董太爷同一位金太爷已经进来了。」说着，董书办同金东崖走进房来。东崖认得龙三，一见就问：「你是龙三？你这狗头，在京里拐了我几十两银子走了，怎么今日又在这里装这个模样！分明是骗人，其实可恶！」叫跟

的小子，「把他的凤冠抓掉了，衣服扯掉了，赶了出去！」龙三见是金东崖，方才慌了，自己去了凤冠，脱了衣服，说道：「小的在这里伺候。」金东崖道：「那个要你伺候！你不过是骗这里老爷，改日我劝他赏你些银子，作个小小本钱，倒可以；你若是这样胡闹，我即刻送到县里处你！」龙三见了这一番，才不敢闹，谢了金东崖，出去了。僧官才把众位拉到楼底下从新作揖奉坐，向金东崖谢了又谢。

看茶的捧上茶来吃了。郭书办道：「金太爷一向在府上，几时到江南来的？」金东崖道：「我因近来赔累的事不成话说，所以决意返舍。到家，小儿侥幸进了一个学，不想反惹上一场是非；虽然真的假不得，却也丢了几两银子。在家无聊，因运司苟老先生是京师旧交，特到扬州来望他一望，承他情荐在匣上，送了几百两银子。」董书办道：「金太爷，你可知道苟大人的事？」金东崖道：「不知道。苟大人怎的？」董书办道：「苟大人因贪赃拿问了，就是这三四日的事。」金东崖道：「原来如此。可见「旦夕祸福」！」郭书办道：「尊寓而今在那里？」董书办道：「太爷已是买了房子，在利涉桥河房。」众人道：「改日再来拜访。」金东崖又问了三位先生姓名，三位俱各说了。金东崖道：「都是名下先生。小弟也没有些经书，容日请教。」

当下陆陆续续到了几十位客，落后来了三个戴方巾的和一个道士，走了进来，众人都不认得。内中一个戴方巾的道：「那位是季恬逸先生？」季恬逸道：「小弟便是。先生有何事见教？」那人袖子里拿出一封书子来，说道：「季苇兄多致意。」季恬逸接着，拆开同萧金铉、诸葛天申看了，才晓得是辛东之、金寓刘、郭铁笔、来霞士，便道：「请坐。」

四人见这里有事，就要告辞。僧官拉着他道：「四位远来，请也请不至，便桌坐坐。」断然不放了去。四人只得坐下。金东崖就问起苟大人的事来：「可是真的？」郭铁笔道：「是我们下船那日拿问的。」当下唱戏，吃酒。吃到天色将晚，辛东之同金寓刘赶进城，在东花园庵里歇去。这坐客都散了，郭铁笔同来道士在诸葛天申下处住了一夜。次日，来道士到神乐观寻他的师兄去了，郭铁笔在报恩寺门口租了一间房，开书店。

季恬逸这三个人在寺门口聚升楼起了一个经折，每日赔米买菜和酒吃，一日要吃四五钱银子。文章已经选定，叫了七八个刻字匠来刻；又赔了百十桶纸来，准备刷印。到四五个个月后，诸葛天申那二百多两银子所剩也有限了，每日仍旧在店里赔着吃。

那日，季恬逸和萧金铉在寺里闲走。季恬逸道：「诸葛先生的钱也有限了，到欠下这些债，将来这个书不知行与不行，这事怎处？」萧金铉道：「这原是他情愿的事，又没有那个强他。他用完了银子，他自然家去再讨，管他怎的！」正说着，诸葛天申也走来了，两人不言语了。三个同步了一会，一齐回寓，却迎着一乘轿子，两担行李。三个人跟着进寺里来。那轿揭开帘子，轿里坐着一个戴方巾的少年，诸葛天申依稀有些认得。那轿来的快，如飞的就过去了。诸葛天申道：「这轿子里的人，我有些认得他。」因赶上几步，扯着他跟的人，问道：「你们是那里来的？」那人道：「是天长杜十七老爷。」诸葛天申回来，同两人踉着那轿和行李一直进到老退居隔壁那和尚家去了。诸葛天申向两人道：「方才这进去的是天长杜宗伯的令孙，我认得他，是我们那边的名士。不知他来做什么，我明日去会他。」

次日，诸葛天申去拜，那里回不在家。一直到三日，才见那杜公孙来回拜。三人迎了出去。那正是春暮夏初，天气渐暖，杜公孙

穿着是鹭背色的夹纱直裰，手摇诗扇，脚踏丝履，走了进来。三人近前一看，面如傅粉，眼若点漆，温恭尔雅，飘然有神仙之概。这人有子建之才，潘安之貌，江南数一数二的才子。进来与三人相见，作揖让坐。杜公孙问了两位的姓名、籍贯，自己又说道：「小弟贱名倩，贱字慎卿。」说过，又向葛天申道：「天申兄，还是去年考较时相会，又早半载有余了。」诸葛天申向二位道：「去岁申学台在敝府合考二十七州县诗赋，是杜十七先生的首卷。」杜慎卿笑道：「这是一时应酬之作，何足挂齿。况且那日小弟小恙进场，以药物自随，草草塞责而已。」萧金铉道：「先生尊府，江南王谢风流，各郡无不钦仰。先生大才，又是尊府「白眉」，今日幸会，一切要求指教。」杜慎卿道：「各位先生一时名宿，小弟正要请教，何得如此倒说。」当下坐着，吃了一杯茶，一同进到房里。观满桌堆着都是选的刻本文章，红笔对的样，花梨胡哨的。杜慎卿看了，放在一边，忽然翻出一首诗来，便是萧金铉前日在乌龙潭春游之作。杜慎卿看了，点一点头道：「诗句是清新的。」便问道：「这是萧先生大笔？」萧金铉道：「是小弟拙作，要求先生指教。」杜慎卿道：「如不见怪，小弟也有一句盲瞽之言。诗以气体为主，如尊作这两句：「桃花何苦红如此？杨柳忽然青可恨。」岂非加意做出来的？但上一句诗，只要添一个字，「问」桃花何苦红如此，便是《贺新郎》中间一句好词。如今先生把他做了诗，下面又强对了一句，便觉索然了。」几句话，把萧金铉说的透身冰冷。季恬逸道：「先生如此谈诗，若与我家苇萧相见，一定相合。」杜慎卿道：「苇萧是同宗么？我也曾见过他的诗，才情是有些的。」坐了一会，杜慎卿辞别了去。

次日，杜慎卿写个说帖来道：「小寓牡丹盛开，薄治杯茗，屈三兄到寓一谈。」三人忙换了衣裳，到那里去。只见寓处先坐着一人，三人进来，同那人作揖让坐。杜慎卿道：「这位鲍朋友是我们自己人，他不僭诸位先生的坐。」季恬逸方才想起是前日带信来的鲍老爹，因向二位先生道：「这位老爹就是苇萧的姑岳。」因问：「老爹在这里为甚么？」鲍廷玺大笑道：「季相公，你原来不晓得。我是杜府太老爷累代的门下，我父子两个受太老爷多少恩惠，如今十七老爷到了，我怎敢不来问安！」杜慎卿道：「不必说这闲话，且叫人拿上酒来。」

当下鲍廷玺同小子抬桌子。杜慎卿道：「我今日把这些俗品都捐了，只是江南鲥鱼、樱、笋下酒之物，与先生们挥麈清谈。」当下摆上来，果然是清清疏疏的几个盘子。买的是永宁坊上好的橘酒，斟上酒来。杜慎卿极大的酒量，不甚吃菜；当下举著让众人吃菜，他只拣了几片笋和几个樱桃下酒。传杯换盏，吃到午后，杜慎卿叫取点心来，便是猪油饺饵，鸭子肉包的烧卖，鹅油酥，软香糕，每样一盘拿上来。众人吃了，又是雨水煨的六安毛尖茶，每人一碗。杜慎卿自己只吃了一片软香糕和一碗茶，便叫收下去了，再斟上酒来，萧金铉道：「今日对名花，聚良朋，不可无诗。我们即席分韵，何如？」杜慎卿笑道：「先生，这是而今诗社里的故套，小弟看来，觉得雅的这样俗，还是清谈为妙。」说着，把眼睛看了鲍廷玺一眼。鲍廷玺笑道：「还是门下效劳。」便走进房去，拿出一只笛子来，去了锦套，坐在席上，呜呜咽咽，将笛子吹着，一个小小子走到鲍廷玺身边站着，拍着手，唱李太白《清平调》。真乃穿云裂石之声，引商刻羽之奏。三人停杯细听。杜慎卿又自饮了几杯。

吃到月上时分，照耀得牡丹花色越发精神，又有一树大绣球好像一堆白雪。三个人不觉的手舞足蹈起来，杜慎卿也颓然醉了。只

见老和尚慢慢走进来，手里拿着一个锦盒子，打开来，里面拿出一串祁门小炮仗，口里说道：「贫僧来替老爷醒酒。」就在席上点着，哔哔啵啵响起来。杜慎卿坐在椅子上大笑。和尚去了，那硝黄的烟气还缭绕酒席左右。三人也醉了，站起来，把脚不住，告辞要去。杜慎卿笑道：「小弟醉了，恕不能奉送。鲍师父，你替我送三位老爷出去，你回来在我这里住。」鲍廷玺拿着烛台，送了三位出来，关门进去。三人回到下处，恍惚如在梦中。次日，卖纸的客人来要钱，这里没有，吵闹了一回；随即就是聚升楼来讨酒账，诸葛天申称了两把银子给他收着再算。三人商议要回杜慎卿的席，算计寓处不能备办，只得拉他到聚升楼坐坐。

又过了一两日，天气甚好，三人在寓处吃了早点心，走到杜慎卿那里去。走进门，只见一个大脚婆娘同他家一个大小子坐在一个板凳上说话。那小子见是三位，便站起来。季恬逸拉着他问道：「这是甚么人？」那小子道：「做媒的沈大脚。」季恬逸道：「他来做什么？」那小子道：「有些别的事。」三人心里就明白，想是他要娶小，就不再问。走进去，只见杜慎卿正在廊下闲步，见三人来，请进坐下，小小子拿茶来吃了。

诸葛天申道：「今日天气甚好，我们来约先生寺外顽顽。」杜慎卿带着这小小子同三人步出来，被他三人拉到聚升楼酒馆里。杜慎卿不能推辞，只得坐下。季恬逸见他不吃大荤，点了一卖板鸭，一卖鱼，一卖猪肚，一卖杂脍，拿上酒来。吃了两杯酒，众人奉他吃菜，杜慎卿勉强吃了一块板鸭，登时就呕吐起来。众人不好意思。因天气尚早，不大用酒，搬上饭来。杜慎卿拿茶来泡了一碗饭，吃了一会，还吃不完，递与那小小子拿下去吃了。当下三人把那酒和饭都吃完了，下楼会账。萧金铉道：「慎卿兄，我们还到雨花台岗儿上走走。」杜慎卿道：「这最有趣。」一同步上岗子，在各庙宇里见方、景诸公的祠甚是巍峨，又走到山顶上，望着城内万家烟火，那长江如一条白练，琉璃塔金壁辉煌，照人眼目。杜慎卿到了亭子跟前，太阳地里看见自己的影子，徘徊了大半日。大家藉草就坐在地下。诸葛天申见远远的一座小碑，跑去看，看了回来，坐下说道：「那碑上刻的是「夷十族处」。」杜慎卿道：「列位先生，这「夷十族」的话是没有的。汉法最重，「夷三族」，是父党、母党、妻党。这方正学所说的九族，乃是高、曾、祖、考、子、孙、曾、元，只是一族，母党、妻党还不曾及，那里诛的到门生上？况且永乐皇帝也不如此惨毒。本朝若不是永乐振作一番，信着建文软弱，久已弄成个齐梁世界了！」萧金铉道：「先生，据你说，方先生何如？」杜慎卿道：「方先生迂而无当。天下多少大事，讲那皋门、雉门怎么？这人朝服斩于市，不为冤枉的。」

坐了半日，日色已经西斜，只见两个挑粪桶的，挑了两担空桶，歇在山上。这一个拍那一个肩头道：「兄弟，今日的货已经卖完了，我和你到永宁泉吃一壶水，回来再到雨花台看看落照！」杜慎卿笑道：「真乃菜佣酒保都有六朝烟水气，一点也不差！」当下下了岗子回来。进了寺门，诸葛天申道：「且到我们下处坐坐。」杜慎卿道：「也好。」一同来到下处。才进了门，只见季苇萧坐在里面。季恬逸一见了，欢喜道：「苇兄！你来了？」季苇萧道：「恬逸兄，我在刻字店里找问，知道你搬在这里。」便问：「此三位先生尊姓？」季恬逸道：「此位是肝胎诸葛天申先生。此位就是我们同乡萧金铉先生，你难道不认得？」季苇萧道：「先生是住在北门的？」萧金铉道：「正是。」季苇萧道：「此位先生？」季恬逸道：「这位先生，说出来你更喜欢哩。他是天长杜宗伯公公孙杜十七先生讳

倩，字慎卿的。你可知道他么？」季苇萧惊道：「就是去岁宗师考取贵府二十七州县的诗赋首卷杜先生？小弟渴想久了，今日才得见面！」倒身拜下去，杜慎卿陪他磕了头起来。

众位多见过了礼，正待坐下，只听得一个人笑着吆喝了进来，说道：「各位老爷今日吃酒过夜！」季苇萧举眼一看，原来就是他姑丈人；忙问道：「姑老爷，你怎么也在这里？」鲍廷玺道：「这是我家十七老爷，我是他门下人，怎么不来？姑爷，你原来也是好相与？」萧金铉道：「真是「眼前一笑皆知己，不是区区陌路人」。」一齐坐下。季苇萧道：「小弟虽年少，浪游江湖，阅人多矣，从不曾见先生珠辉玉映，真乃天上仙班。今对着先生，小弟亦是神仙中人了。」杜慎卿道：「小弟得会先生，也如成连先生刺船海上，令我移情！」只因这一番，有分教：风流高会，江南又见奇踪；卓犖英姿，海内都传雅韵。

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